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二十九回 巧裝扮私訪淫寇 用假話誑騙愚人

且說白菊花正與青苗神商量主意，不料馮淵闖將進來。按說，大門關著，眾人全在外面圍著，也聽不見裡面的信息，馮淵使了一個詐語道：「裡面說話的不是王大兄弟嗎？」裡面人答言：「找我們王三哪？剛才在這裡來著，此時沒在這裡。」馮淵說：「勞您的駕，把你請出來，我們說句話。」那人就叫說：「王三哥，外邊有人找你哪。」不多一時，門內問：「誰找我？」馮淵說：「三兄弟，你開門吧，我與你說句話。」那人還納悶，聽不出是誰。把門一開，馮淵使了個眼色，眾兵往前一擁，那門關不上了。家人將要攔阻，馮淵把刀一亮，那些人便東西亂跑。馮淵闖進大門，正聽見白菊花與青苗神商議，就往前一躡，高聲一喊。此時總鎮大人進來。柳旺用槍一紮，往外就闖。白菊花從旁邊過來，總鎮一追，就是一鏢，正中肩頭，總鎮大人摔倒在地。白菊花往外一躡，將到門首，馮淵正教那些人進來，迎面正遇白菊花。馮淵焉敢與白菊花交手，回頭就跑。白菊花也沒工夫追他，會同青苗神，兩個人撲奔西南。這些兵丁，就有奮勇的還要圍裹他們，焉能圍裹得住？沾著就死，撞著就亡，轉眼之間，就是數百名人在地上橫躺豎臥。那些兵丁，誰還敢追，任著兩個人飛跑。跑來跑去，天色已晚，回頭一看，身後有一個黑影兒在後面遠遠跟下來了，白菊花低聲對柳旺說道：「後面有人追著咱們哪。」柳旺說：「這便怎樣？」白菊花說：「待我返身回去，別是那個蠻子。」看看臨近，晏飛細細一瞧，何嘗不是！

且說馮淵心中怕苦了白菊花，又是恨他，又是怕他，忽聽兵丁一陣大亂，說：「總鎮不好了，教人打死了。」馮淵一急，眼瞧著白菊花往西南去了，一聽總鎮大人受傷，自己一想：我暗地跟下去，看他下落在何方。天氣已晚，他估量大約他們看不見他了。不料白菊花實係鬼詐，又蹶回來了。馮淵一瞧見白菊花返身回來，回頭就跑。白菊花追了半天不追了，仍然歸在柳旺一處。馮淵又跟下去了。柳旺又回頭追他，馮淵又跑。等到他們要走，他又緊緊跟著。白菊花瞧見前面一個村莊，就與柳旺商量，若是進村，他就無處可找了。果然馮淵要進村中，又怕白菊花在暗地藏著，無奈何，在村外找了一棵樹下歇息，直等到了天交二鼓。馮淵想著又是恨，又是氣。垂頭喪氣順著潞安山的北山邊，就回了公館。叫開店門，問了問店家：「知府大人與眾位老爺，回來了沒有？」店中人說：「知府大人回來了，總鎮大人受傷，二位邢大人帶傷，我們這裡張老爺帶傷。」馮淵又問：「展大人、蔣大人回來了沒有？」回答：「沒有。」馮淵又是一驚，往裡就走。迎面遇見姚正，馮淵又問了一回，也是如此講。馮淵一跺腳，說：「唔呀，唔呀，不好了！」來至廳房，看見知府大人低著頭，背著手，急的滿屋亂轉。

原來知府大人趕到琵琶峪，得見總鎮大人身受重傷，邢如龍挖去一目，邢如虎削去四指，張簡砍去一臂。兵丁殺死一人，受傷者五人。拿獲柳旺家人八名，逃竄者無數。並未查點柳旺家中的東西，吩咐大門上鎖，上了封皮。又派了兩上小武職官，調去五架帳篷，大門外兩架，東西北三架。知府衙門兩位先生，開封府八名班頭，徐州府六名班頭，三十名兵，會同看守空宅一座。若遇有人跳牆出入，立即鎖拿。死去兵丁，每人賞棺木一口，令屍親認屍，事畢時另有賞賜。受傷者，知府衙門公所調養，另請醫家調治，俱是官府給錢，知府回公館，內外科醫生請來約有五六位。俱是異口同音說，張簡、邢家弟兄保管無礙，就是總鎮大人無法可治。因所受鏢傷，盡是毒藥，透入皮膚，無法可醫。無論內科外科，皆如此說。又不見展、蔣二位護衛，又不知馮老爺哪裡去了，一點音信皆無，急得個滿屋亂轉，故此哮喘不止。忽見簾兒一啟，馮淵從外面進來，徐寬勉強陪著笑，連忙問道：「可曾見著展大人、蔣大人沒有？」馮淵說：「唔呀，我還要問你蔣大人、展大人的下落哪！」知府就把所有的事對著馮淵說了一遍。馮淵說：「這可不好了。」知府問馮大老爺：「難道說沒有見二位大人一點影兒麼？」馮淵說：「從進潞安山琵琶峪，我與二位大人總沒離開左右，就見他們追出白菊花之後，我在白菊花家裡放起一把火來，前後勾串著一燒，火光沖天，我就跟下兩個賊人來了。直到柳家營，倒看白菊花同柳旺逃入村裡去了，他們關著門不教進去，我使了一個詐語這才把門詐開。要依著兵丁們說，二位大人進了院子，難道說二位大人還輸給白菊花不成？滿讓蔣大人或許不是白菊花的對手，展大人不能輸與白菊花啊。」正說之間，張龍、趙虎從外面進來。馮淵見著大家，彼此對問了一回，全是面面相覷。知府傳出話去，無論什麼人，有會醫治毒藥鏢傷者，急速請到。大家草草把晚飯吃畢，一夜晚景不提。次日早晨，知府派下人去至柳家營打聽，晚間並沒有從牆出入之人。

單說趙虎，自己忽然想起一個主意來了。就把官查總領姚正叫在東廂房裡。姚正問道：「四老爺有什麼吩咐？」趙虎說：「你是此地官查總領，應當無一不知，無一不曉。」姚正說：「下役也不敢說無一不知，大概的事情盡都知曉。」趙虎說：「我問你，這白菊花是個賊，你知道不知？」姚正說：「老爺，慢說白菊花是個賊，連他叫白菊花我都不知，倒是柳旺，我倒知道他不大甚好。」趙虎說：「你既然知道為何不辦？」回答說：「他不法是在年輕時節，本地又沒案件。」趙虎說：「你們這一方還有不法之人沒有？」姚正說：「還有，也是沒有作案，無處下手。」趙虎問：「住在什麼所在，姓甚名誰？」姚正說：「出了榆錢鎮的西口，別進潞安山邊山口，就順南山邊有一個村莊，叫周家巷，東西大街由當中分開，東邊叫東周家巷，西邊叫西周家巷。在西周家巷西頭路北，有個大門，內住著一人姓周，他叫周龍，有個外號叫判官的便是。在左近的地面，也沒有案，我們大眾有點疑心，總沒探訪妥他，早晚間必要動他，皆因他所來往之人，全不正道。」趙虎又問：「他到底是個作什麼的？」姚正說：「據他說，他是個保鏢的。到如今他又不保鏢了。」趙虎說：「白菊花他們素日可有來往沒有？」姚正說：「那我可准知道他們素有來往，他們交往還很親密。我們還常常言講，可惜尉遲大官人怎麼交他，誰知道尉遲良就是第一的不好人。」老趙說：「這就得了。你不用管，我自自有主意。」說畢，二人出來。趙虎就把跟他那個從人叫來說：「我要出去私訪去，你仍然給我買那麼一身破衣服來。」趙虎私訪，前套三俠五義之時，訪過七里村一案，又訪過白玉堂，巧遇三千兩葉子金。包相爺說他是個福將，他自己就信以為真。如今白菊花、展、蔣全無下落，又想著要去私訪，故此與姚正打聽得明白，又叫家人買破衣服。去不多一時，家人把衣服買來。趙虎就將本身衣服脫卸，穿上了破汗衫破褲子，光著腳，趿拉著破鞋，挽了發纂，滿臉手腳上俱抹上鍋煙子。又由牆上揭下幾帖乏膏藥貼在腿上，拿了一根打狗桿，提著一個黃磁罐，拾掇好了。

趙爺將往外走，正遇見馮淵，把馮爺嚇了一跳，驚說：「唔呀！你是什麼東西？」趙虎說：「你是什麼東西！玩笑哇。」馮淵說：「可了不得了，趙四老爺瘋了。」趙虎說：「你才瘋了哪。」馮淵道：「你不瘋，何故這般光景。」趙虎說：「展、蔣二位大人，連白菊花俱沒有下落。我出去私訪，倘若訪出下落也是有的。」馮淵說：「你這個樣子，還出去私訪，誰看見不說你形跡可疑？就是落魄的窮人也不至於這般光景。縱然扮個窮人，像個窮人就是了，何至於渾身抹些個鍋煙子，貼些乏膏藥？」趙虎說：「我出去私訪的時候，你還沒有差使哪。」馮淵說：「你滿讓遇著案犯，叫人家看破，也是個苦，無非又得我們救你。」趙虎說：「哪裡用得著你們哪。相爺說過，我是福將。」馮淵說：「好，你是福將，我是臘醋，別抬扛，請罷。」趙虎提著黃磁罐往外就走。來至店門，把店家嚇了一跳，剛要說：「你這乞丐」那個字沒說出來，細一看，是趙四老爺。說：「你老人家是怎麼啦？」趙虎說：「你別管我，開店門。」原來這店，自從做了公館，就是白天也把雙門緊閉，有人出入時候現開。若要開著門，怕有人住店來，就得教人住，不然就得爭鬧。店家開了店門，趙虎出了店，直奔正西。榆錢鎮本是熱鬧所在，來往人煙稠密。大眾一看趙虎，無不掩口而笑。本來看著他就形容可笑，並且老趙也真拉的下臉來，放開嗓音一喊說：「行好的爺們，有吃不了的餅飯，穿不了的衣裳，用不了的銀子錢，要是給我窮人，我一輩子忘不了你的好處。行好的爺們哪，行好的爺們！」只顧一喊，招來幾條大狗。那狗「汪汪汪」的亂咬，趙虎一看，氣往上衝。破口大罵：「怪不得說『人敬富的，狗咬破的』。你當是四老爺真是這樣窮？滾開這裡罷！你還咬我，我罵養活你的主人了。」狗的主人一瞧老趙那個樣，趕緊把狗叫進去，把門一關，不惹閒氣。老趙四六句子罵罵咧咧就奔了潞安山的山口，順南山邊直奔周家巷，到了東周家巷，往裡就走。這一進村，狗更咬的利害啦。趙虎用打狗桿掄開，要打又打不著，狗比他快。隨著往西過了十字街，便是西周家巷，東西所分者無非南北一條街衝開，在東便是東周家巷，在西

便是西周家巷。將過南北這條街，坐北向南，有一戶人家。老趙又一喊叫，只見從門內出來一個人，年歲不甚大，青衣小帽，像個做買賣人的相貌。那人問道：「我這裡有點殘飯給你，要不要？」趙虎說：「我的肚量大。」那人又問：「我這裡有酒，你喝不喝？」趙虎問：「必是剩下的酸黃酒。」那人說：「不是，是小花壇女貞陳紹。」趙虎說：「你既有女貞陳紹，為何不留著你自己用？」那人說：「實不相瞞，我們是搬了家了，這就要交代房屋了。我一看他們，剩下了一碗飯，有些鹽菜，還有些不要緊東西，有一罈子酒，你要吃，我省的往那邊挪了。我瞧你，也不是久慣討飯的。」趙虎說：「有酒便好，我就是好喝，我要不喝，還落不了這般田地哪。」隨說著，把趙虎讓到門裡，有一個轉彎影壁。那人說：「朋友，你在這裡等等。」不多一時，從裡邊拿出一張小飯桌，兩條小板凳，又取出一壺子酒來，一碟鹹菜，兩個酒杯。趙虎把黃磁罐放下，打狗桿往牆邊一立。那人給斟了一杯酒，自己也斟上一杯。老趙不管怎樣，拿起便喝，一口便是一杯。那人瞧著趙虎盡樂，使問道：「朋友，我瞧著你怪面熟的。」趙虎說：「我是哪裡人，你是哪裡人？」那人說：「你不用隱瞞，我瞧出來了，你是開封府趙虎趙護衛老爺。」趙虎說：「不是不是，你錯認人了。往常也有人說我像趙虎，大概我與趙虎長的不差，我也姓趙，我可不是趙虎。」那人說：「你不是趙四老爺？可惜！可惜！若真是趙四老爺，那可好了，可惜世界上的事，賣金遇不著買金的。朋友，喝酒罷。」趙虎一聽，他話裡有活；隨問道：「你老貴姓？」那人說：「姓張，排行在大。」趙虎說：「張大爺。」那人說：「豈敢！豈敢！」又說：「趙伙計，你是哪裡人？」回答：「咱們是京城裡的。」那人說：「京城裡做什麼買賣？」趙虎說：「開雜貨鋪。」那人問：「在什麼地方？」回答：「在竹桿巷東口。」那人又問：「寶號是什麼字號？」回答：「是這個什麼來著？我忘了。」那人一笑，說：「是自己買賣，會把字號忘了？」趙虎他一句教人問住，半天才說：「買賣是我的，我可不管事，單有領東的管事。你問的太急，等我慢慢的想一想，我想的起來。」那人又問：「既是你有個買賣，上這裡來做什麼？」回答：「上這裡找人。」又問：「找什麼人？」回答：「有一個同行的欠我錢文，找他來了。」又問：「欠你錢的這個人居住何方，在哪裡做買賣？」回答：「在徐州府□字街鼓樓東雜貨鋪做買賣。」又問：「這個雜貨鋪什麼字號？」回答：「我也一時忘了。」又問：「這個人姓什麼？」回答說：「你這人問的怎麼這樣細微？不亞如當堂審賊的一樣。」那人說：「咱們喝著酒，無非閒談，他到底姓什麼？」趙虎說：「這個，他彷彿是姓」說話之間又問：「你問我什麼來著？」姓張的哈哈大笑，說：「你說了半天，盡說了些口頭語兒，到底姓什麼？」趙虎忽然想起白菊花來了，說：「他姓白。」那人說：「可找著沒有？大概是沒找著吧。與人家本鋪又不認識，總得在外頭住店，吃飯要飯錢，住店要房錢，大概是又好喝，又好耍，由京都又沒有帶多少錢來，此處又舉目無親，人沒找著，對與不對？」趙虎說：「你怎麼知道我的事情？」那人說：「你不用撒謊了。你是四老爺不是？」老趙說：「是怎麼樣？不是又怎麼樣？」那人說：「你若是趙四老爺，有天大一件差美，准保你官加兩級。」趙虎問：「到底什麼事情？」那人說：「皆因我們這裡，有一個火判官周龍，他家女眷上我們家裡來了。婦女們說話不管深淺，說昨日他們家來了兩個人，一個叫青苗神，一個叫白菊花，叫官人趕的無處可去。這白菊花竟偷了萬歲爺的冠袍帶履，無處可藏，現時便藏在他們家裡。你若是真正趙虎，這件差使，是怎麼樣的美差？可惜你不是，那便不行了。」趙虎一聞此言，哈哈大笑。心中想道：怪不得相爺說我是福將。如今趙虎得了白菊花的下落，要問怎樣辦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